

南強文藝叢刊

托爾斯泰印象記

黃錦濤編



素

上海南強書局版

南強文藝叢刊
托爾斯泰印象記
黃錦濤編



上海南強書局版

1932

序 記

和M。高爾基印象記一樣，在這一本小冊子裏，繼續的介紹了L.托爾斯泰。這個過去的文壇的巨人，文藝的研究者必須理解他；他留下來的很多的遺產，也是必須批判的接受。但不能很籠統的全部拒絕，也不能無批判的全部接受；因為這兩種觀點，都是不正確的。

關於這一切 在本書裏是給予了充分的指示。伊列支的兩篇托爾斯泰論，和傅利采的一篇論文，是把這一個大的作家很正確的論評了。幾篇回憶，把托爾斯泰的生活，也是敘述得非常詳細。至於秋田雨雀的論文，那是正確的告訴我們，托爾斯泰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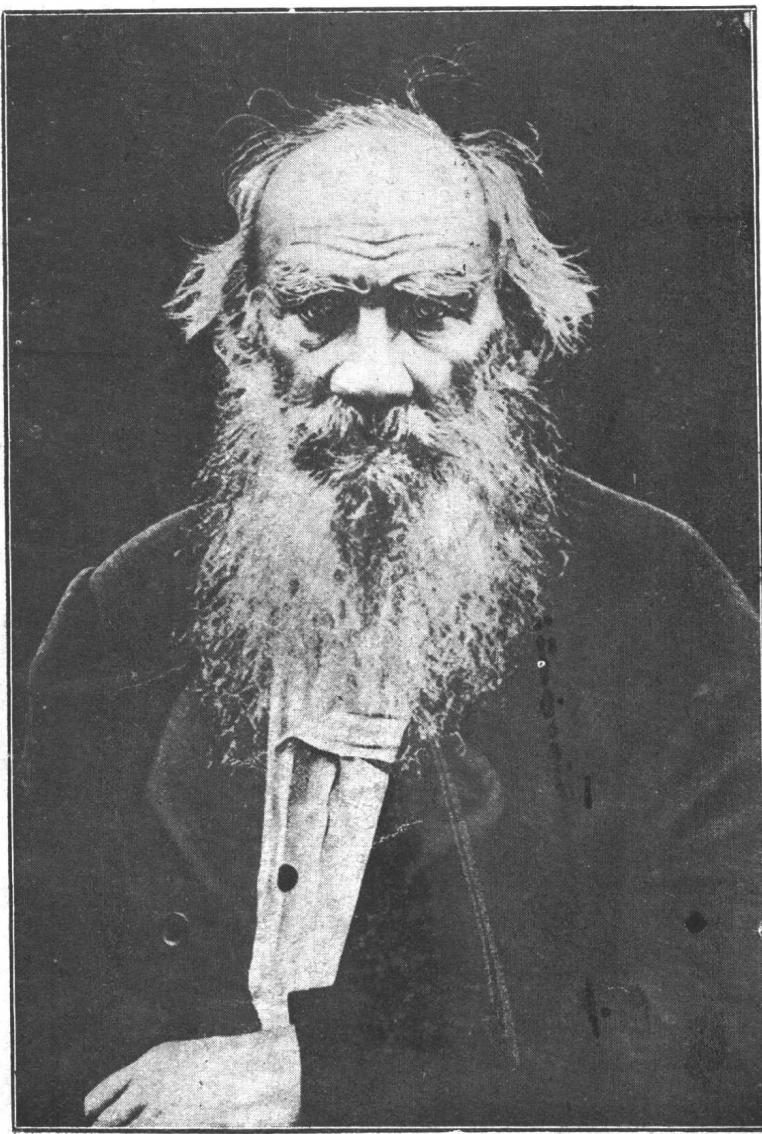
蘇聯 究竟佔着怎樣的地位。

本想多收一些論托爾斯泰的正確的文字；爲篇幅所限不可能。因此，在這裏 特殊的指出·盧那卡爾斯基的長論“Tolto 與 Marx”（有魯迅先生譯本載在譯本“文藝與批評”內，）是有參閱的必要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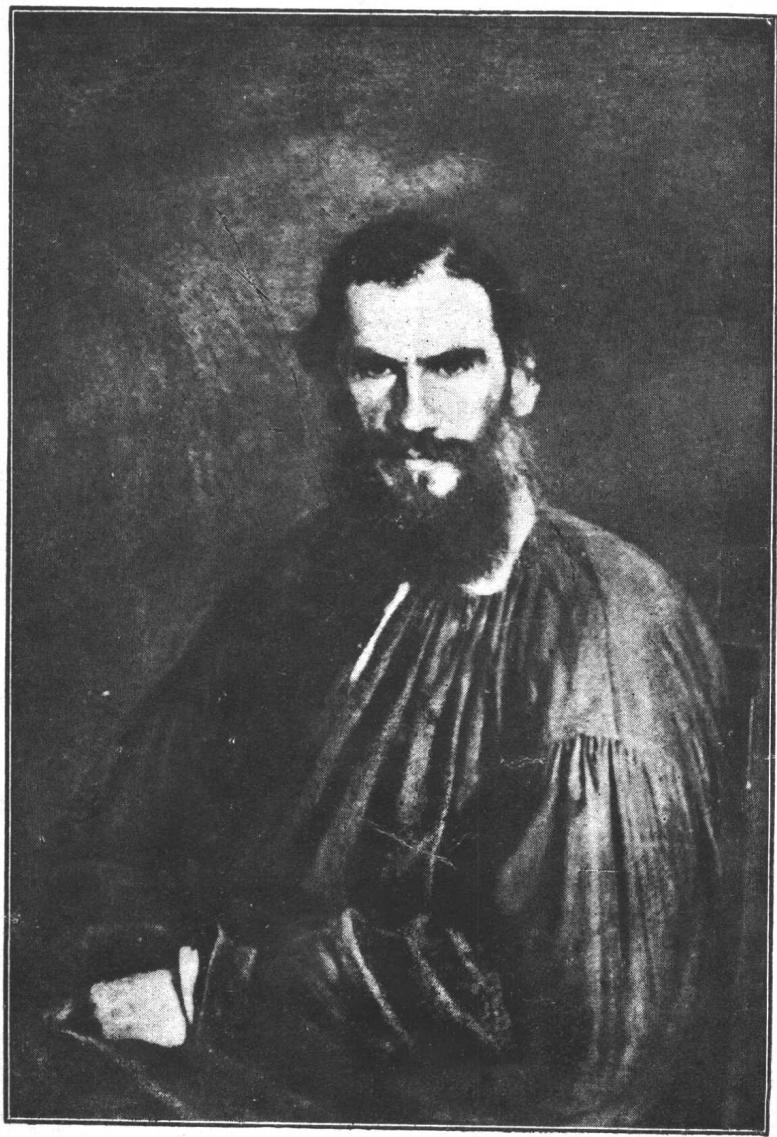
最後、仍舊要感謝譯者諸君，各雜誌的編輯人，和幫助我搜集 選擇材料，並提供編輯意見的朋友：若沒有他們，這個計畫是無法實現的。

編者

一九三二年七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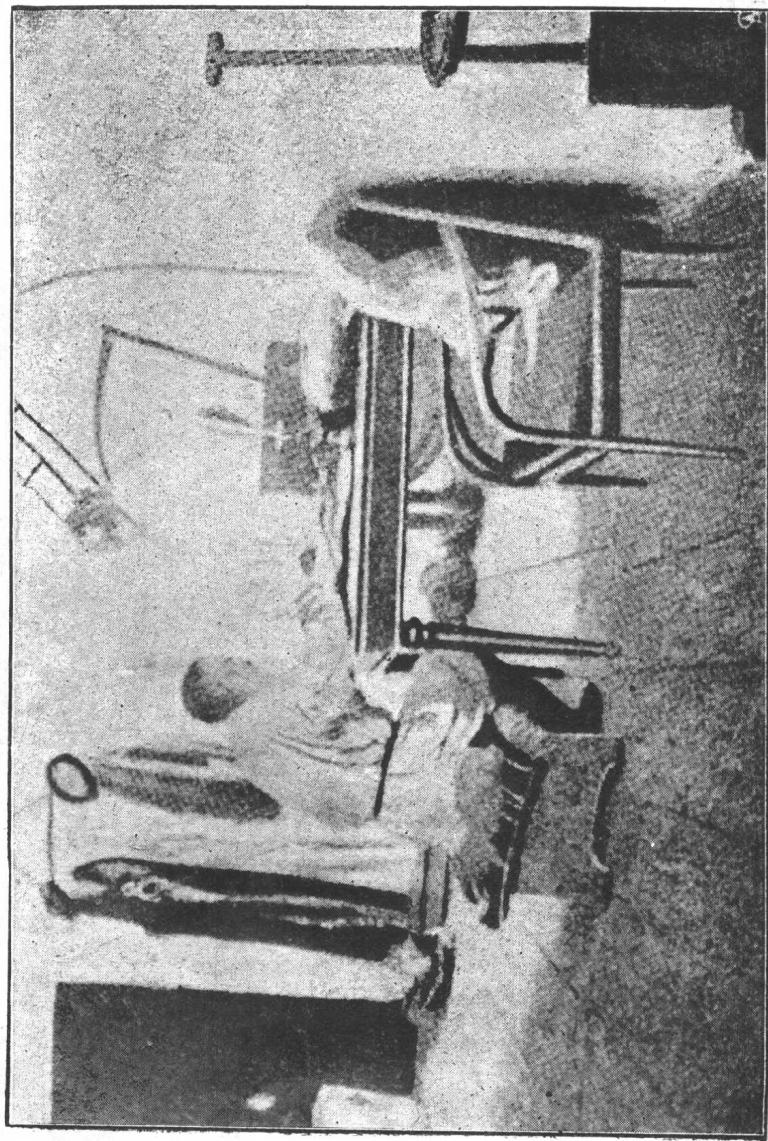


托尔斯泰像



托爾斯泰像

托爾斯泰工作室



Он же крепко сидел у ноги и преградил
Своим телом путь впереди. И вдруг из-за
Углового столба показалась фигура старца.
Он был одет в длинную белую тунику
И синий пояс, на голове — кепка.
Он сидел на скамье, и в руках у него
Была книга, и он читал ее вслух.
Сперва он читал медленно, а потом быстрее,
Чтобы не отставать от остальных.
Все сидели в зале, и никто не отрывал
Себя от чтения. Но старец читал так
Скорее, что вскоре остальные не могли
Следить за ним. Тогда старец остановился
И сказал: «Давайте я остановлюсь, а вы
Слушайте дальше». И все начали слушать.
Старец читал медленно, и вскоре
Все сидели в зале, и никто не отрывал
Себя от чтения. Но старец читал так
Скорее, что вскоре остальные не могли
Следить за ним. Тогда старец остановился
И сказал: «Давайте я остановлюсь, а вы
Слушайте дальше». И все начали слушать.
Старец читал медленно, и вскоре
Все сидели в зале, и никто не отрывал
Себя от чтения. Но старец читал так
Скорее, что вскоре остальные не могли
Следить за ним. Тогда старец остановился
И сказал: «Давайте я остановлюсь, а вы
Слушайте дальше». И все начали слушать.
Старец читал медленно, и вскоре
Все сидели в зале, и никто не отрывал
Себя от чтения. Но старец читал так
Скорее, что вскоре остальные не могли
Следить за ним. Тогда старец остановился
И сказал: «Давайте я остановлюсь, а вы
Слушайте дальше». И все начали слушать.

目 次

托爾斯泰像(二幅)	
托爾斯泰在工作室(一幅)	
托爾斯泰手蹟 一幅)	
•	
編者序記	(1)
•	
托爾斯泰小傳	(1)
•	
托爾斯泰論 (Hitch)	(19)
藝術家托爾斯泰 (Fr'che)	(35)
•	

托爾斯泰自己的事情 I. Tolstoi)	(51)
托爾斯泰孫女回憶錄 A. Tolstoi)	(59)
懷托爾斯泰 (Buliv)	(125)
關於托爾斯泰的一封信 (Gorky)	(147)
托爾斯泰主義在蘇俄的地位 (秋田雨雀)	(197)
托爾斯泰著作中譯本編目	(207)

托爾斯泰小傳

托爾斯泰 (Leo Tolstoy) —— 於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，生於中俄的葉斯那葉，波拉拿 (Yasnay , Polana) 地方。他的父母都是俄國的貴族。他出世二年，母即病死，不久，父也歿死。與兄弟等俱育於兄叔母加散林之家。他少年時，行爲甚爲墮落。入莫斯科大學未久，即復棄去，沉湎於游蕩罪惡的生活中。一八五一年，隨其兄尼古拉至高加索。出繁華醒靄，笙歌鼎沸的都城，而入這個幽美的天然界，山明水秀，紅花媚笑的地方，一切過去的罪惡，始涤除淨盡。一八五三年十一月，俄土戰爭起，他從軍與土人戰。由此躬自閱歷的血肉橫

飛，肝腦塗地的無謂的殘酷的戰爭，他深深的種下，後來訊罵戰爭的種子。一八五五年，他離開軍隊，復返俄京。始以文學著名於世。一八五七年，旅行於法德瑞士諸國。至巴黎，見斷頭臺死刑之慘狀，受感極深，又打定後來極力反對死刑的學說的基礎。一八五七年，倦遊回國。感農民教育的必要，與朋友數人預備從事於平民教育的活動。一八六〇年，他復出而周遊西歐各國，研究教育制度及教授法，以為設立學校的預備。一八六一年，農奴解放之令下。他的農民學校即於此時成立於其故鄉波拉拿。但不久即遭政府之嫉視，而被其封禁。一八六二年，他與蘇菲亞結婚，度極快樂的新婚歲月。成就了幾部文學上的大著作，如“戰爭與和平”，“婀那小傳”等。此後他思想大變，鄙薄文學而不為。時想實行勞動。到了一八七九年，他始得行心之所安，實驗他的汎勞動主義，至於最後之一息。在這個時候，他教育農民的慾望，又沸騰於胸中。但鑒於前車，不再設立學校，而為刊行通俗叢書的計劃。用極淺近的文字，非常精美的插畫，敍述人生常識，極為農民所歡迎。四年之間，售去了

一千二百多萬部。效力較農民學校尤為偉大而普遍。一八九一年，俄國大飢，他立刻同他妻子，投身於飢民救濟的事業，效果極好，賴以存活的人有一萬多口。一八九一年，高加索笛戈波爾派的和平運動被摧殘，黨人多獲罪，充軍役於西伯利亞。他很出力的援助他們。一九〇一年，教會忽因他的著作多反對教會的地方，認他為不信上帝，背叛正教，宣布逐他出會。然而托爾斯泰的作品實充滿着基督的愛的福音的。此種舉動，不惟不足以辱托爾斯泰，反足以召人譏笑他們的無意識，一九〇四年，日俄戰爭將起，他極力反對之，雖不能阻止，而其苦心孤詣，則盡人皆知了。一九一〇年十一月，他悄悄的離了家庭，想實行素志，過勤勞孤獨的生活，求靈魂的安慰。但走了不遠的路，就在途中患了肺炎，死於阿史塔浦(Astapovo)車站。他的理想的生活竟不能實現。

他同一切的俄羅斯文學家不同；他們都深固的把自己的生平隱藏起來——讀屠格涅夫和杜斯托益夫斯基的書，什麼人能看出他的生平來？——托爾斯泰獨完全的坦白的把他自己的經歷背給大

家聽。從他第一部的著作至他最末部的著作，差不多沒有一種不是他自己的自敍傳。他個人的進化的層序，他的一舉一動，他的環境的一變一動，乃至他腦海中一閃一瞥的思想，莫不完完全全的表現在他的文學著作裏。白拉克納（Bruckner）說：“他的著作是世界上所有的最大的自敍傳。”這句話實在不差！

他所描寫的地方，都是他自己所熟悉的地方；所敍述的事實，都是他自己所親身閱歷或耳聞目見的事實；而又加以他自己的思想，他自己的懺悔。因此，他所敍的比別的著作家格外的親切，格外真摯感人！

最初他表現他自己給讀者的是兩部敘事小說；一部是“童年”（“Childhood”）。一部是“幼年”（“Boyhood”）。這兩部書敍他少時的生活，極為詳細。隔了些時候，他又出版“少年”（“Youth”）一書，也是敍他自己少年之事，繼續“童年”，“幼年”二書而表現出他自己的。“地主的早晨”（“The Morning of a Landowner's Life”）一書，也是敍他成年時的事。他過地主的生活，外觀似為快樂而

且滿足；然而在實際上則這種生活乃非快樂而為痛苦，乃為不滿足而多缺憾的生活。無怪他一生時時刻刻想散財而為一個平民呀！

“哥薩克”（“The Cossacks”）一書續‘少年’而出，又是敘他自己親身目見耳聞的事實的。其中形容人物與描寫自然界的景色，都極活潑而真切，可算得是他的傑作之一。

一八五九年，他著了一部小說，名“家庭幸福”（“Domestic Happiness”）。書中的主人翁就是他自己；書中的事實就是他當時實在的情形。書中主人翁嘗自道！“我曾生活於 並且相信我會找出，所謂快樂的要求的事物——單獨的在我們的村中過一種清潔寂寞的生活，可以做些好事給人民，這些好事他們是沒有經驗過的；然後做有益的工作；然後休息，看風景，讀書，弄音樂，戀愛；這些快樂，我在夢中也永不會想跳出他的範圍——在這些事外，還可以加一個家庭，加些一切一個人所要求的東西。”這些話正足以表現出他當時的思想，他在當時，因正要結婚，正要去組織一個家庭的啊！在這本書裏他又說了一句話：‘以有知識者

的生與死，和禽獸的生與死比較，是怎樣的無意識啊！”這就是他的最初的對於“死的恐怖”，“生的懷疑”的叫聲，“三死”（“Three Deaths”）一篇小說，也是包含與這個同樣的意思。貴婦人的死與車夫的死，與一棵樹的死有什麼分別呢？但是這個疑問，他在這個時候，還不能解決。他一想到這一層，祇有恐怖，祇有不解的懷疑，祇有避面不敢與之相窺而已。

一八六五年托爾斯泰始在“俄羅斯使者”（“Russian Messenger”）雜誌上，發表他的傑作‘戰爭與和平’（“War and Peace”）直至一八七二年纔完全登完。關於這一本書，有一段可記的事；托爾斯泰此書的初稿，字迹非常的潦草。他的夫人爲他清寫此書至七次之多。“夫妻也，而書記之，”當時的人就傳爲美談。自此書出，托爾斯泰在文學上的位置始大定。

這部書敍俄國當拿破崙侵入莫斯科前後的事迹。雖爲歷史小說，實在是非歷史的；因爲書中乃多雜入現代的和個人的思想與感情在內；書中的主人翁也不是拿破崙，亞歷山大，吉狄沙夫斯

(Kutusov) 等人，他們不過是附屬者，點綴者。眞的主人翁乃是羅斯托夫斯的一家人 (The Rostovs)。這些人在所有的史籍上是沒有他們的名字的，但在家史上則確有其人。他們都是托爾斯泰的近親，如父親等人。書中的人的形貌，言動，思想，也仍有一些像他，所以這部大著作非歷史小說而爲與阿克薩加夫 (Aksakov) 的“家史”相同的作品，非敍莫斯科的火災，與法俄的戰事，乃是敍他的家庭的歷史，乃是“世界上所有的最大的自敍傳”的敍他自己的父祖的事的一部分。其與“家史”完全敍家庭的事跡的作品，稍有不同的，祇是“戰爭與和平，”以當時的史事，點綴於其間，且規模較爲偉大而已。但在實際上講來，這部書雖是敍述他的家史，雖是描寫當時社會的一分子的事，而當時社會的全體的情況，究可以由此略窺其大概。

這部書所敍的事迹共經三世，加津諾女皇時的人物，也有在內。而其橫斷面也非常的廣闊；所描寫的有都城，有鄉村，有笙歌囂嘒之區，有豺狼怒嘯之地，有和善的家庭，也有火燼的殘場；有乳